

# 陈寅恪



王子舟 著

## 读

# 史

## 生涯

陈寅恪先生（一八九零—一九六九）为海内外知名史学大师，家学渊深，精通文史。光绪二十八年（一九零二），年仅十三岁游学日本，后又赴欧美。借入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前后留学长达十六年，占其一生五分之一时间。寅恪先生通晓十数国语言及蒙藏、波斯、西夏等文字，尤其精通梵文。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二十六岁时，寅恪先生回国，受聘于清华

以教书著述为业。先生执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等，曾被聘为教授。及被授于美国皇家学会院士。从三十八岁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出版论文近百篇。晚年在失明瞎眼的情况下

长江文艺出版社

陈寅恪读

书

生涯

王子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寅恪读书生涯/王子舟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

(中国名人读书生涯丛书/王余光主编)

ISBN 7-5354-1488-5

I. 陈… II. 王… III. 陈寅恪—传记 IV. K8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9034 号

陈寅恪读书生涯

王子舟 著

责任编辑:赵国泰

责任校对:黄黎丽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5837121)

印刷者:公安县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4 印张 10.625

版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ISBN 7-5354-1488-5/I·1207

定价:17.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主 编

王余光



策 划

赵国泰

刘学明



陈寅恪1904年于日本



陈寅恪全家1950年夏  
于广州合影

庚寅廣州中秋作  
 東月時明月  
 遠古愁影  
 山河初換  
 塵埃  
 斧斤徒聞  
 說  
 錢刀  
 千古未  
 原用  
 詩云人生一百年  
 五何為  
 各陽西題  
 欲上高寒  
 天海相攝  
 雪

陈寅恪失明五年后之手迹，诗作《庚寅广州中秋作》



陈寅恪、唐筭夫妇1957年于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寓所门前

丁卯

挽王静安先生

唐筭所钞陈寅恪诗作眷正本之一页

敢將私誼哭斯人  
 文化神州喪一身  
 越甲  
 未應公獨恥  
 湘累寧與俗同塵  
 吾儕所學  
 關天意  
 並世相知妬道真  
 贏得大清乾淨  
 水  
 年年嗚咽說靈均



陈寅恪1958年于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寓所



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1995年摄)。碑文为陈寅恪所撰，碑式为梁思成所拟，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



陈寅恪在助手黄萱(右一)的协助下正在著书(1957年)



陈寅恪将家中二楼的阳台走廊辟作课室。图为陈寅恪向选修《元白诗证史》一课的同学授课



##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世所称奇的东方文明古国，书香文化播馨久矣，于今已愈见浓郁，其冲天香阵历红尘而不坠。阅读潮流自远古走来，一路清啸，淘洗时空，增华日月，迭补造化。承传文明之燭火，干系中华之崛起；上窥一代大师硕儒，下启万窗莘莘学子。如此美好缘起，促成丛书雅举。

《中国名人读书生涯丛书》是一个辉煌宏敞的所在。首批从近世以降的大读书人中，特简十位，延请入座。他们依年齿是：立业、立德、立言，魅力至巨的曾国藩，学励自强图维新的康有为，革命治学两创获的孙中山，襟风袖月观大书的梁启超，学界静狮、文苑代雄王国维，横眉裁青史、俯首书大魂的鲁迅，一代学术托命人陈寅恪，笼天地于形内、濡古今于毫端的毛泽东，于出与不出之间卓笔而起的梁漱溟，以及两脚东西文化、一笺宇宙华章的林语堂。

本丛书以“读书”为切入点，进而萧萧一展十大传主的世系渊源，负笈行旅，治学成就，高人风范，成才奥秘，乃至情感广宇、人生大波。传主以风神各殊的“生涯”精华，构成了一座逻辑大厦所必需的一溜圆柱。

这套丛书也饶具文本之美。作者均系大学高校、研究院所翩翩才俊，是各自传主的专家学者。也许他们的结撰风格各擅胜场，然则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在材料的占有上，均有聚珍贮宝、

美富绝伦的呈示；在命笔写意方面，则无不有着既实证笃诚又灵动传神的表现。临窗据案，清风展卷，读者自会获得一规明月，万星亮点。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八月

## 序

许多人都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喜爱读书的民族。是这样的，古代一位诗人曾写道：

蹉跎莫遣韶光老，

人生惟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何如，

绿满窗前草不除。

读书，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有意义最有乐趣的组成部分。

时代进入鸦片战争以后，古代那田园诗般的读书生活已悄然改变，救亡与启蒙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一些国学大家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也开始反省传统的知识结构，倡言西学。1898年，王国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在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冲突、融合中，思想、文化形态发生了空前的大震荡，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作家、学者，对西方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进行讨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革，对中国的前途进行了不懈的探求。然而直至今日，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了解和认识这些先哲们的读书与治学生涯，对深入思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化继承与扬弃、批判与吸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等一系列问题，就不无借鉴与启迪了。

当我们重温近百年间这些先哲们的读书生活时，深切地感受到，读书风气的酿成与知识的增长，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

素质的提高。记得在 1994 年,俄国一家权威杂志,就“读书在荧屏时代的命运”这一问题,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发表意见。俄罗斯鲁巴金阅读基金会主席普洛特尼科夫教授认为:人们电视看多了,会使注意力分散,思维没有系统,对世界的理解支离破碎,想象力水平大大降低。人们变得匆匆忙忙,他们感到言语表达困难,在谈话中突然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缺少积极的词汇、机智等。读书时间的减少和看电视时间的增多,并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在许多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在中国,短短十几年的工夫,电视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千家万户,与寻常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在这个有几千年读书和藏书传统的国度里,藏书家庭日渐稀少。昔日夫人们宁静的书斋,今日被子孙们改造成轰鸣的卡拉 OK 房。有鉴于此,五年前我与徐雁先生联袂主编了一本《中国读书大辞典》,在这本辞典的序言中,徐雁写道:时值 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西方工业文明狂飙突入社会大众的生活,电视、影像等各种大众传媒的普及,使民族独特的文化积累和个体独特的创造能力越来越走向窘迫。写字、读书、作文的传统求知方式被不断弱化,古典的读书精神几被扫荡无遗。在今天,倡言读书,鼓励求知,已经越来越成为寂寞而困难的事了。对于我们这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发展中的大国,这个肩负着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古老民族,读书人口的比例确实太小了一些。这是一个文明古国无可名状的莫大悲哀。今天,在这套“读书生涯”丛书即将奉献给读者之际,我想,它对我们继承优良的读书传统和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亦将有所裨益,这也正是作者和出版者的愿望之所在。

· 王余光

1997 年 8 月 1 日

## 卷首语

陈寅恪先生(1890—1969)为海内外知名史学大师,家学渊深,精通文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仅十三岁游学日本,后又赴欧美。出入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前后留学长达十六年,占其一生五分之一时间。寅恪先生通晓十数国语言及蒙、藏、波斯、西夏等文字,尤其精通梵文。民国十四年(1925),三十六岁时,寅恪先生回国,受聘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三人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此后,寅恪先生以教书著述为业,先后执教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曾被聘为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及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寅恪先生从三十八岁开始发表学术论著,出版专著七种,刊发论文近百篇。晚年在失明膺足的情况下,依然以坚毅之精神上课讲学及研究著述。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今天,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他早在柏林苦读期间,就被时人称为“读书种子”,回国任教后,又有“教授之教授”的美誉。寅恪先生在佛教文献、西北史地、魏晋南北朝史,以及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建树,至今为人所仰视。英国《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编者,称寅恪先生为“伟大的中国史学家”,并承认该书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11-12页)。那

些对汉学研究有素的西方学者,谈起现代中国的学问家,寅恪先生必在五指之内。可以说,现代中国学人能超出国界对异国学者产生重大影响的,只有寅恪先生等寥寥数人而已。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创见极多。数十年来虽时有人与之商榷,甚至指摘、批判,然而水退石出,沙去金存,寅恪先生的许多卓识被历史长河冲刷后,反倒留了下来而依旧寒芒四射。

或问,清末民初,国势衰微,社会凋敝,人民陷于水火;文化混乱,教育落后,民族难立世界之林。为何能够产生寅恪先生这样的超级大师?

答曰:时势造就英雄耳。晚清以来,世逢千古之劫变,华夏民族备受屈辱。国家之政治、社会之制度、传统之道德在西方国家强势攻击下,已土崩瓦解。作为传统学术的主要载体,即士大夫家庭相对变化缓慢,甚至可说仍较稳定地生存着。私人授业,家学秉承,能够使人从小受到严格的国学教育(包括道德、伦理培养)。虽然洋学堂已在大城市里涌现出来,但士大夫家庭首先要让子女在私塾中启蒙后,才送至新学中去。及至青年,许多人又放洋留学。眼界的开拓,思维的更新,势必使得传统国学与西洋先进的科学方法相结合,于是群贤出世,大家纷至。固然留学之子中不乏寻求致用之术者,然而总有少数人怀着一腔激情、满腹问号探讨中西形而上之学术问题。寅恪先生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又融汇西方科学方法,然后对世界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认识,因此回国后,进行学术研究,自然能够承前启后,卓然成家。

寅恪先生生于传统文化衰落之时,但此时传统文化却尚未发生“断裂”,因此他们能够接续传统文化,进而披荆斩棘,走出一条辟新之路。值传统文化断裂之后,则思维路绝,言语道断,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冯友兰、熊十力、陈垣、吴宓诸先

生后半生不能出成果之故。当然，生于此文化传统断裂之后的国人，自然也就失去了先贤那样的成长条件，因此，哲人萎谢，后无来者。客观地说，寅恪一代学人，一生颠危，终日屯蹇；外侮内忧，销魂铄骨，他们的学术成就是因此而大打了折扣的。即使如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学子，如今却因“先天营养不足”，也无法在学术上能够超越他们，高山仰止，惟有虔心景慕而已。

或问，临受同一时势之人多矣，为何似寅恪先生者人数绝少，时势莫非仅造此而不造彼哉？

答曰，此差异在个人耳。《花随人圣庵摭忆》之作者黄浚（号秋岳），民国时期以汉奸罪而被处死。当某学生写文引其书资料时，有教授斥之。然而寅恪先生却不因人废言。抗战结束后，一日寅恪先生阅读黄氏著作，于其书中深赏阳台山看杏花诗“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之句，并感怀赋律。寅恪先生为何欣赏此诗句？其好友吴宓解释，“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势，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化，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49页。）吴宓无愧是陈先生声气同求的挚友，他深知寅恪先生喜欢此诗句之处，在于黄秋岳生动刻画了“绝艳”与“繁枝”二者不同的生命态度。

寅恪生平，特立独行，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早年留学欧美日，深知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不希慕富贵，争学工程实业、管理技术等科，而专心致力于西方学术。回国后教书治学，也不愿“随队逐流，甘为牛后”。寅恪先生认为，文化传统不能割断，民族自立，国家自立，首要在于文化自立；学术可以亘万古、横九亥，因此他把毕生精力投入其中。虽然

曾有“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之孤叹，但他不因时择利，不曲学阿世，在学术、道德上都保持了崇高的气节，也因此造就出寅恪先生的学术丰碑与道德人格。

清代学者阮元说过：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叔本华也说过：天才往往出世蒙垢，后世彰显，即为后代而生存。当我们与过去的历史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时，一方面历史的本来面目（实质性的东西）就显露得越来越清楚，另一方面感情用事的因素也就越来越少。因此，我们就能更客观地看待历史与人物。今天我们重新了解寅恪先生，起先贤于地下，其实正是这种客观性的必然。

寅恪先生的学术高峰我们是无法超越的，但他的坎坷人生，以及他的读书治学生涯对后人却是非常有启发的。笔者浅学粗鄙，故秉守述而不作之旨，斗胆以成此书，还望求教于天下博雅君子。

王子舟

一九九七年五月



## 目 录

卷首语	1
一、一代简编名字重	1
1. 义宁客家谱	1
2. 戊戌风云人物	3
3. 诗名满海内	8
4. 旧时乌衣出英才	14
二、去国衣装人海轻	22
1. 游学日本、欧洲	22
2. 归国期短多奔波	26
3. 哈佛三年	28
4. 柏林苦学	38
三、清华学院多英杰	42
1. 任研究院导师	42
2. 字字精金美玉	47
3. 王国维沉湖事件	50
4. 婚后更忙	55
5. 实学振藻万里	58
四、沧海横流无处安	63
1. 流亡西南联大	63
2. 匆匆蒙自百日	65
3. 倦行香港又逃离	67